

孤松集  
坤

앞표지 뒷면

孤松集卷二

疏

陳情乞省疏

甲申五月以  
注書陳疏

伏以臣偏母在慶尚道義城地今年八十二歲  
疾病呻痛殆無虛日臣以單獨一子情不忍遠  
離而感激 天恩匪勉上來千里之外母子相  
阻一日二日無時不思昨者得聞母自臣登途  
之後重患痢疾證勢危劇朝不保夕驚寤悵泣  
肝膽如割臣猥以寒遠孤蹤新忝 內庭末班  
一望 天顏是臣之願且勅行到頭此時求退

分義未安而臣之情理罔有涯極不得不仰籲  
於 孝理之下伏乞 聖慈特垂憐察 許令  
遞臣職名俾得歸見母病及時救療俾延須臾  
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憫迫之至

本縣弊瘼疏

代主  
粹製

伏以蟻蝨微臣誤蒙 天恩職叨親民揆分難  
堪惟思殫竭心力少酬萬一而臣賦性愚劣智  
慮短淺居官一年百為乖當怨讟朋興而民不  
見信風俗日敗而事有可駭蔑效涓埃徒竊廩  
祿環顧兢惶罪合汰黜而第伏念一日在職當

盡一日之責則未罷之前不但為安坐美食而已况本縣弊瘼之端不一而足其中有守令省臣之所不能擅便而一境無告之冤或阻於四聰之下則臣何敢泯然無一言以聞蓋重臣之罪戾乎謹綴民間疾苦之狀瀆浼 冕旒以待廟堂裁處伏惟 殿下試垂察焉嶺南左道以上十三邑最為瘠薄而義城為縣介在其間東北二面皆是大山長谷野無寬曠田多沙石上品之瘠生理之艱與安東榮川諸邑無異故居民貧窮雖值豐登而其終歲勤苦之作僅得

供賦稅輸公債而已一遇凶荒餓殍相連啼呼  
危迫之狀罔有紀極臣到任之後接得民訴取  
考文簿則自昔年分等第之時本縣之例不出  
於下下而下之中之上者則無幾焉此實因其  
土品參以目見而收稅之從輕自不得不爾也  
亂後癸卯量田本縣最爲偏重而出稅之規猶  
仍舊制餘氓之得以保存者良以此也及至光  
海朝丙辰年間災傷敬差官臣姜遵罔念國朝  
收稅之法惟以加賦爲務乃於下下之中勒定  
下上下中本稅之外加出虛稅一結元稅四斗

之外或二斗或四斗積而至於五百餘石之多  
此豈損上益下之義乎自是之後因成謬規為  
後日無窮之弊取一境生民之怨當時奉使之  
臣誤事之害尚恐言之哉逮我 主上殿下卽  
位以來痛革弊政一國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  
欲而不得者悉罷行之而獨此勒定之稅因循  
至今甲戌量田之舉政是變通之機予遺編哉  
願得須臾毋死思霑 惠澤之及而當事之臣  
不體我 殿下均賦之意越視寬呼終莫蠲減  
不寧是已打量之時不審地品之高下惟以數

衍田結為能事轉輾加等不遺餘力本縣量田  
之偏酷為一道所共知而出稅之數比前倍蓰  
譬若積年痼疾之人添得死病更無蘇復之望  
民之無祥何至於此邪臣竊念我國收稅之法  
元無一定之規每年秋熟之後發遣敬差官踏  
驗田畝禾穀之實看審水旱風霜之災隨其所  
見上下甘忿前日之上者或為今日之下前日  
之下者或為今日之上豐凶不同增減必詳一  
從便宜俾無冤苦此數百年流來之良法而一  
經姜遴勒定之後上者仍上中者仍中龍襲以為



規守若畫一年年敬差之發遣尚仍前日之例而等第之膠固不變大有違於或上或下之制名存實亡有同告朔之餼羊國家敬差官設立之意豈端使然哉嗚呼覆載生成之中凡根莖芽甲之類尚未免舉數之隆替獨於禾穀之歉稔豈無隨歲之異而今其稅法若是其乖宜可勝歎惜臣愚以為田分六等稅有九等田之等數雖不可更改而稅之高下則隨時變通豈可以姜遴之背理蔑法者為今日昭代遵行之規乎臣請以身目所及援例而言之姜遴虛稅勒

定之邑最爲稱寃者惟安東義城及榮川諸邑  
而安東則今平安監司臣閔聖徽曾爲府使時  
疏陳其弊特蒙蠲免已有年矣榮川等官儒生  
亦連章訴寃今年踏驗時得預分棟中安東之  
於義城義城之於榮川諸邑等視之則土地之  
瘠大抵一般而不得均被 聖澤噫莫非王土  
莫非王民而苦歇之縣殊若此臣未知一邑之  
民奚罪焉往在丁卯年前判書臣金時讓爲本  
道監司時深知嶺南上下中偏重之弊 啓  
請均一磨鍊本縣應在其中而議寢不行最是

可惜而今左承旨臣朴明樽 啓辭亦歷舉下  
上下中偏重之邑雖不並及本縣而其中所謂  
下中五分之四三者抑非本縣之類邪臣伏聞  
安東下中蠲減之時 聖教有曰姜邁勤定非  
但安東處處皆然則亦當均一施行云大哉  
王言列邑生靈之寃痛 殿下旣已明見於千  
里之外矣瞻聆所及孰不感泣而只緣本縣不  
卽籲呼於天地父母之前致令鴻澤不咸臣竊  
慨焉噫一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今茲一邑之  
抱寃不但止於一夫之向隅而百里之困同是

殿下之赤子則其於一視之仁豈無惻然者乎矧今經亂之後國家多事賦役繁重加以牛畜殆盡民事失時無前之旱又至此極百穀焦枯望斷西成生民顛壑之患迫在朝夕常例貢賦猶難責出况五百餘石虛稅之徵何以異於齏釜空而穿無乎若循謬制不思一變則臣恐闔境之民將不聊生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扶攜四散鬼面相吊此固字牧之臣所不忍恣視而殿下之亦當盡傷者也臣伏聞近者自上特選清班差各道都專敬差官以察年分我

聖上勤恤民隱之意藹然備見遠近含冤抱痛  
之民莫不翹足而待臣所謂本邑痼弊若失此  
時不卽蠲罷後無及矣至於本縣元結幾何下  
上幾何下中幾何下下幾何此則具在地曹稅  
案臣不敢枚舉煩瀆於 萬幾之中若令該曹  
取考之則民生寃痛苦燭照而龜卜伏願 殿  
下特垂洞燭亟賜變通天日之光遠及於蔀屋  
之下則一境顛連庶幾其蘇而無不獲之歎矣  
臣係官遐方迹遠 天門區區狂僭其亦不自  
量已臣誠惶怖而抑有一款不得不尾進焉臣

伏見兵曹行闕以大丘東伍哨官李信元上疏  
搜括列邑兩班奴子究定東伍戰亡者於此而  
臣之惑滋甚焉臣守土之一官也列邑之事則  
雖不敢知而以臣目前所見言之本縣所居兩  
班率多躬自農業者中稍有奴僕者十無一二  
而往日戰亡之卒半是私賤則從前已被充定  
不為不多矣而今其餘存本無根著以備應門  
而已一聞令下閭里騷然鳥駭狼顧咸有走心  
若一朝驅之以充軍伍則彼無根荷擔之輩籍  
名纔已便作逃卒其程盡侵撓之弊轉及於其

主畢竟並與真居者而盡為后壕之村其誰肯  
同仇偕作爲貫頤奮戟之士乎此固非細慮而  
且雙嶺赴戰時本邑軍兵以左營所屬先受敵  
鋒全營敗衄頭腦僵仆鬼神孤傷總計死者至  
於二百十餘人而其中東伍軍物故太半子而  
孤妻而寡父母而哭子兄弟而哭同氣一境之  
民蒙白居多其視列邑將士之棄甲曳兵而走  
者則亦有間矣當此邊憂孔棘之日莫重軍額  
不可虛缺設或充代其數所當通計道內戰亡  
者隨其邑之大小均一分定母拘多少則籍軍

有實效而齊民免池魚之殃矣今乃以一武人  
上疏之故遽使本官全數充代表此一邑之民  
何辜于天而死者既膏於野草了了餘民又從  
而束縛於行位徑致流亡之患乎臣竊爲今日  
憂焉伏願 殿下亦令有司從便議處俾無驚  
潰之患不勝幸甚當此 國家板蕩之餘收拾  
人心爲第一先務則臣之謬計所不可緩者虛  
稅之罷而所不可急者搜軍之舉均合於收拾  
人心故不以出位爲嫌剝肝瀝血冒死陳達固  
知微末愚臣之言不足以上動 天聽而只恃



聖明不以人廢言誠發於中不能自己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

祭文

祭旅軒張先生文

恭惟先生受天間氣一心向道學以為己真知  
力踐義精仁熟清純渾粹不露圭角德宇冲襟  
克然自得為世師儒遠紹正脉操修之功至衰  
彌篤樂彼巖頭爰構數椽仁山智水妙契心天  
下有游魚上有飛鳶冥會在新宮貴浮烟日髮  
韶顏頤養幾年一部義經俯讀仰思寤寐周孔

研深極微沈潛涵泳探盡天根吟邊風月靜裏  
乾坤優游遲暮謝絕塵紛蒲輪屢至鶴書斯勤  
翻然一起朝野拭目咫尺 天顏言意懇惻丹  
鳳暫儀白駒難繫遠聲脩門婆娑初服羣情缺  
望 聖心如矢雲龍際違霖雨恩極雖未設施  
表儀家國云胡不淑遽至易簣山林寂寞吾道  
誰托邦無著龜士失宗師天之將喪慟哭何追  
粵我先人分義甚厚肆余小子最承恩遇瞻仰  
德範何日忘之科場汨沒世累奔馳不得長侍  
杖履之側留留至今禽鹿視肉撫躬自悼雖悔

莫及往歲之春天地翻覆軒車徂東住駕龜池  
拜候牀下承誨移時那知一辭便成永訣道里  
阻隔事故纏縛及未及殮葬未執紼奔赴後人  
築室無因余懷之悲有淚霑巾烏山峩峩洛水  
汪汪氣象森然愈遠難忘茫茫宇宙荏苒流光  
初暮載屆感念益長田園秋晚松菊荒涼單盃  
薄奠曷罄寸心一慟筵前冀賜昭臨嗚呼痛哉

祭朴上舍仲宣傳文

嗚呼兄今在於何方遊於何處那平昔與兄離  
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不合則必有言以相問

今月己廿四矣歲己三矣而面不得相見書不  
得相問未知兄在於何方遊於何處邪噫兄其  
永歸矣此生不可得復見面目矣嗚呼親屬之  
於我兄相愛者非不多儕輩之於我兄相知者  
亦且不少然孰若我之愛兄之篤知兄之深者  
乎世好外飾而兄則質而不文世尚口給而兄  
則訥而不佞混混與世相濁行身而不見惡發  
言而無觸諱接人而必盡誠蓋其素性然也兄  
自少善於詞賦早登國庠因不輟舉業庶將光  
我外門而蹉跎場屋終至於蝮而不伸茲非命

邪兄於先人乃表從姪也先人平生以早失所恃焉至慟於外門諸族焉加眷戀况兄質純志學負笈往來先人之視兄猶視子兄之事先人如事親當先人丁未之遭憂也兄與伯兄至誠匍匐肇卒不怠往從山廬三年而後始歸當時余雖癡童到今尚能憶得而先人不忘之錄又表銘感之意此雖至親間情義之固然而求之今世蓋不易得至於甲子歲初兄又與伯兄聞先人之病革來省牀褥日夜侍藥及遭罔極之變兄痛門之哀哀余之孤儉葬暮祥靡不來顧

余之於兄情復何如也余年少兄十一歲而交  
遊之樂實同昵朋山中書榻洛陽旅館科場風  
雨酒席花月到處相隨未嘗睽違今雖不盡記  
憶其在幾年幾月而出處往來與同甘苦者數  
矣歲己卯我與兄俱中鄉解一日兄作書來抵  
邀我山房經學相磨余亦樂兄之意束裝將赴  
而事故牽掣遷延旬月豈料佳期末卜兄之凶  
報遽傳於夢寐之外邪痘忌初稔疾病繼纏殮  
體而吾不得親就木而吾不得摩入地而吾不  
得臨我之痛懷宜何時而可已也念兄前後

匄之誠幽明之間負愧多矣雖然兄我相好之情不以死生而有間尚有不相負者存焉兄亦冥冥之中必不以此而爲訝矣其年冬余始以新恩哭兄于舊廬未知兄其知邪否那喜那悲那生者雖榮死者可哀塊若有知必不能無悲矣平日吾兄芽以立揚相勗塊若有知亦不能無喜矣嗚呼天乎鬼乎世之紛紛者流穢其中而芬其華得決大科之程便登青雲之路朱丹其轂亦白其首而奈何使兄之才困於老司馬又折五十年之浮生乎凡人之死病沈綿牀席

左妻子右親屬握手丁寧一言相訣存亡之間  
猶不堪其痛况兄之病劇昏絕瞥然如風燭之  
吹於一瞬之頃妻子不得承遺命親屬不得聞  
訣語世寧有此酷邪嗚呼痛哉月城金斯文貫  
之兄亂離中以宮官奉命赴瀋陽風塵塞外  
一別萬里吾與兄未嘗不憫嘿以爲憂也豈知  
異域濱死者生還故國而丘園安臥者遽至溘  
然乎死生禍福有不可詳吾何從而問此理也  
有妻宿恙有女新嫁兄獨去此而何歸乎親朋  
咸慟僮僕羣號兄安所忍而冥若不聞邪抑兄



都不省在世者之悲而歸於泉壤之下融融之  
樂將無異於人世而在世者不能忘情歟焉而  
浪自悲邪所幸兄之家事伯季氏尚能經紀螟  
蛉一子庶幾謹守墳塋香火無缺靈豈不知嗚  
呼我操雅琴聽者其誰平生歡笑一夢依佈林  
泉助愴雲物共悲馨我哀誠爾兄一爵嗚呼已  
矣兄之再暮前二日整衣來哭

祭姊兄李上舍舉文

惟公眞城甲族南國碩士端重其姿溫醇其氣  
常棣聯華十三壁耀目中遭急難鴈行飄落上奉

庭訓下念門 衰小成非榮立揚是期刮劇頽情  
誦習經傳勇於敢為老而不倦芹宮攻苦幾度  
春秋匪我不力命途崎嶇鵬程竟阻楚璞空泣  
視世之人梳貌蠟質青紫其身朱丹其轂公獨  
泥塗寧不慨歎猶謂閒居保享避筭何意奄忽  
遽卽泉下壽纔半百名止上舍羅隱不第鄧攸  
無兒天乎鬼乎此理難知嗚呼哀哉少小相逢  
託爲兄弟情同骨肉學共勉勵秋月春風論文  
講藝科場追逐罇酒團圓合散無常憂樂多端  
甲申禍患嗚咽恐言未死孤生孑然獨存惟幸

有兄遲暮相依浮生易促兄又長辭人間萬事  
雨散雲飛念兄晚年常苦河魚醫藥失時將理  
太疎余有隱憂戒以母忽治療之方每見輒勗  
言意丁寧兄何不省一椀令漿本非對證千金  
軀命胡莫自愛膏肓已痼攻違無賴斯人斯疾  
奈何于天嗚呼哀哉丁亥夏初暫設壽筵兄亦  
提壺來會獻酌相對抒懷悲喜俱極入夜聯枕  
觚頂交趾感念平昔握手潸泣數日同處察兄  
神色顏貌羸悴真元銷鑠中心憂憫脉脉相別  
睽離未久余有職名兄以尺書慰我遠行一入

國門音問杳然鄉書忽至凶報遽傳解手背面  
纔過數月豈意此別便成永訣南望捷甯滄實  
心折其年季冬轉赴湖幕歲時受暇來到鄉曲  
扶孳還任行色忙迫瞻望故宅不遑奔哭關山  
千里薄宦纏縛江月幾殷墳草已宿年光易道  
人事久闕春未歸田病不離身閉門却掃一枕  
長呻阿堵之患近又作苦再暮載臨末由躬赴  
情乖始終義斷存歿我痛我恨曷其有極嗚呼  
痛哉青山白雲卜兄玄宅螟蛉一子香火有託  
兄其奚憾我自浪悲一慟荒塋竊計他時如無

病憂豈敢差池和淚絨辭遠寄靈帷文無次叙  
醪單饌薄惟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痛哉

祭尹君元賓文

已序元賓此生不可復見面目矣自子落南芳  
隣是託衡茅相望情好彌篤青山白水之間我  
往子來秋月春風之時握手彈盃合必盡歡而  
去去必有書而相問屈指于今已是三十年故  
舊而豈意轉頭之頃人事之有不可恃歟半百  
除二霜摧玉芝天高鬼惡其理莫知楚澤餘形  
尚保人間雲鄉僊馭冥漠難攀有言而無與語

出門而無所適吾安得不長呼痛哭也已虜元  
賓才足以乘一障辯足以談當世而不遇於時  
草萊淪沒何命之薄而何壽之嗇邪子之病草  
往候牀褥慰叙移晷中自憫嘿誰知一別永阻  
再覲湖天漠漠牙寵迢迢豈不懷歸旅魂飄搖  
元方季方遠來經紀纍然三孤益我涕泗行期  
已卜子不少留故宅荒涼往事悠悠山顰水咽  
葉落風愁靈輜就道迫在再明病未哭逆倩奠  
一觥感念存亡伏枕垂淚已虜元賓子其行矣  
嗚呼哀哉

祭護軍舅氏文

嗚呼惟我舅氏愷悌之姿端良之質孝友於一家敦睦於九族誠心以待人和氣以接物鄉隣服其雅操遠方聳其令聞惟我舅氏之懿德美行天之所以賦與者似非偶然雖使之升諸公而才不讓於百僚更于邑而惠可施於一方奈何旣賦與以懿德美行而終不得出而試於世邪晚年一官亦非舅氏之所樂而親友有惜其才而勸蒞仕黽勉遊宦旋返初服優游自得送老林泉其視穢其中芬其華而得志於當世朱

丹其車轂白首於風塵者不啻若黃鵠之於壤  
蟲則豈以吾舅氏之懿德美行不得試於世者  
爲慨然於懷也而况老星之光照耀於南極萊  
衣之舞凌亂於北堂丹穴之瑞毛新長碧梧之  
祥鸞併峙 聖念遠軫於優老 恩光幸及於  
卧牀泉路歸日粉書輝煌人間福祿之盛未有  
過於吾舅氏者也至於始終之有理寄歸之難  
免衣冠藏於黃壤魂魄遊於白雲以吾舅氏之  
平日明達必無憾於觀化之日而甥之感舊傷  
今噉然而號泣然而淚者寧有已也嗚呼痛哉



吾慈氏在世之日舅氏時以匹馬來會團圓之  
樂夜以繼晷合堂笑語之聲至今琅然在耳孤  
露此生仰舅氏如吾母舅氏之視甥猶親子而  
不肖之甥旣非宅相之賢又無渭陽之情風埃  
奔走世累汨沒不得頻侍杖屨於水石之間豈  
料遽抱無涯之痛邪嗚呼傷哉去歲冬初拜候  
牀席之下竊審其精神之不變言語之如常私  
情默禱而迴擬以今年春策馬再進親承警效  
此計差池幽明永隔訣不及屬續哭不得憑棺  
此恨此痛宜何時而可忘邪嗚呼天地逆旅光

陰風燭生也何喜死也何戚甥亦年來齒髮日  
益衰氣血日益耗佳世能復幾何終當隨吾慈  
氏吾舅氏陪遊於地下融融其樂將不減於人  
世舅氏其知之也邪其不知也邪即遠有期日  
吉辰良暮功成集奠着芬芳靈無顧戀萬歲有  
宅惟餘故居秋草冪冪山顰水咽月冷風悲伏  
哭柩前有淚霑衣單盃薄奠曷罄寸心不昧者  
存庶幾俯歆嗚呼哀哉

祭柳甥時彥重河文

嗚呼明日是君長逝之日也歲運循環感天時

之來復人生倏忽何一去而莫迴嗚呼端良之  
質孝友之性溫恭之容清朗之氣天之所賦於  
君者似非偶然胡使之埋沒於草莽而又奪其  
壽瞥然風燭於一瞬之頃邪譬如幽蘭欲茂而  
還摧瑞鶴暫耀而終閔追之無見嗟之無及但  
儻恍戀想而不能忘焉耳嗚呼惜哉自君之五  
潤于吾家始三十年未嘗見有一言之失一行  
之缺熟知君爲不易得之佳士吾所以親愛之  
倚重之者豈但舅甥之間而已哉一塊腐肉生  
在人世年來衰病侵尋寡冗多梗因循時月尚

未果往哭今將撤筵之日又不獲躬奠一觴以  
抒余哀老境人事雖與少壯有異揆之情義長  
恨曷極嗚呼痛哉爺孀在堂兄弟無恙羸病之  
孀軀命幸保螟蛉之子成長可冀而况脩短前  
定始終有理人無老少畢竟同歸於泉裏君若  
有知亦應自慰往事如夢墳草已宿松月含悽  
湖波流咽緘辭遠寄老淚霑臆嗚呼傷哉

祭李子慎文

嗟嗟子慎而至斯邪忠厚之質豁達之資豪俊  
之才明敏之學天旣生之天又奪之胡爲而來

胡為而歸半百加七霜摧玉芝何壽之嗇何禍  
之酷仁者未必壽善者未必福何此理之顛倒  
邪嗚呼哀哉子自童稚之年聰明穎悟不勞教  
誨而學業日進至於家庭間動容周旋靡不中  
矩余固偉其特出于等夷也及至弱冠芳聞藹  
然戰藝京師手採雙蓮中歲以後高攀桂天人  
皆謂朝得碩士長途發軔自茲伊始則入而為  
臺閣耳目之官出而為旬宣節制之任為卿也  
為相也以子之才之學何往而不得其用哉嗚  
呼時命大謬柶鑿不入羊腸路險宦海波動來

孫君集  
門邈邈上無吹噓之力白眼睽睽下多嫉妬之  
輩千里之驥足空繫六月之鵬翼未舉卒至沈  
於下寮困不得意虻屈泥塗鸞棲枳棘三州簿  
領之間十年湖海之外歲月荏苒名位蹉跎秋  
霜入鏡鬚鬢盡白子之顏貌已覺非昔時矣歸  
田之後世念益灰尋煙霞之舊棲伴猿鶴而長  
終子之晚節雲臥之計固已堅矣而鴻臚之

命又是天恩則江湖二憂之餘分義有不可退  
伏幡然一起卜日西邁來過山齋告余以行青  
燈雪窻白首相對話別深更疊疊忘寢流行坎

止誠以慎重解手背而遂成弦矢時憑北來之  
魚以慰相思之抱俄聞遞職日聖適回不幸旅  
寓中憂息纏綿抽身未易託迹軍門豈子之所  
樂哉秋風季鷹之興子已熟思之而余亦以還  
守東岡陂一語及於書中書未達而子之病已  
革矣豈料一臥經旬遽至奄忽於千里之外也  
去冬山齋一別是乃永訣之日邪寒江一棹丹  
旄翩翩嶺雲關樹飄拂於歸櫬行路亦爲之隕  
淚况一家親屬之情乎嗚呼痛哉子之稟氣壯  
健素無疾病而年來毛血早衰容顏頗悴猶不

以藥餌調養爲意余常竊以爲異矣一入都門  
世故纏縛觸肩暑熱勞頓致傷真元內鑠轉入  
難醫之域噫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  
而至於斯邪世之羊質虎皮之徒恃勢肩祿濫  
據臚仕朱丹其轂金玉其鬚耆滔滔皆是而子  
何獨位不稱其德年不滿六廢齋志而湮沒使  
我抱無涯之痛邪嗚呼惜哉顧余義託葭蓍情  
猶骨肉相親之深相愛之篤科場出入鄉里游  
從自青陽而到白首未嘗不與子同之也離則  
必合合必戰舌盡歡而罷不見子久者惟子之



遠宦時爲然况子之友子情至頻訪病姪於弊  
廬或至經宿而去今則子之蹤跡斷矣子之影  
響邈矣爲魚亭詩酒舊遊俛仰陳迹矣冰月堂  
琴歌盛筵寂寞春夢矣我言誰和我懷誰釋臨  
風一慟萬事已矣嗚呼天地逆旅光陰風燭生  
也何喜死也何戚余亦行年已滿七旬且遭滕  
下之慘禍患荐臻老淚無乾形神日益昏悴齒  
髮日益衰落住世能復幾何畢竟同歸浪悲何  
益霞山先壙之側卜子萬歲之宅卽遠有期日  
吉辰良暮切咸集奠羞芬芳鯉庭在茲萱闈孔

邇螟蛉一子典刑宛似伯仲兩兄經紀襄寧子  
其行矣何憾何傷鴉啼古木雪滿寒岡風雲慘  
慘松栢蒼蒼緘辭代奠瞻望灑泣靈其有知庶  
歆一酌嗚呼哀哉

孤松集卷三

孤松集附錄上

通訓大夫行司諫院正言孤松申先生行狀

公諱弘望字望久申氏系出鵝洲勝國時有諱允濡事忠烈王有名官至版圖判書其子祐全羅道按廉使有至行父喪居廬有雙竹之異今尚州丹密縣有孝子碑尸祝之祠入我朝世有衣冠高祖翰 贈判決事曾祖應奎 恭陵參奉 贈工曹參判祖夢得 贈左承旨考諱之悒號梧峯有碩德重望官

至同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咸安

趙氏

贈刑曹判書址之女也始參判公無

子神夢公天以爾積善昇而子以叶女望生

卽以望字若兒公累以萬曆庚子五月七日

生幼豪縱不羈十二歲以參判公命謁敬亭

李公民成李公適入內案有新粧書卷未題

目公卽取筆揮寫李公還見訊其實乃笑曰

常怪而翁晚得若課督之甚嚴今見若豪放

以此故也稍長厲志飭行奉庭訓惟謹博涉

經史尤喜昌黎文日誦讀不輟爲文詞下筆

滔滔不窮大小鄉舉莫與爲先事父母愛敬  
俱至甲子 公參判公哀毀踰禮三年酒漿不  
入口奉母夫人怡愉承志滄海無闕丁卯中  
進士以不及先公時爲悲對賀者輒出涕戊  
寅以行薦除 康陵參奉不赴公自得司馬  
無進取意以母夫人命僣勉赴試己卯擢別  
科茅五名朝中見者咸嘖嘖曰真賢父子也  
補大學官李相公聖求惜之語人曰此子當  
貯之金馬豈可任散員邪卽薦翰林一當路  
止之曰此人名望藉甚自宜有公論何如是

汲汲援引乎蓋陽浮慕之實擠之也公素慎  
痘且不欲離親遠遊家居凡六年甲申四月  
始除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應對通  
敏筆翰如流 仁廟器之眷注日隆而母夫  
人時年八十二歲矣公陳疏乞省疾 上許  
之以錦囊貯各種臘藥且出青扇一令歸遺  
母異數也乙酉二月赴 召至漢江間遞卽  
還丙戌二月陞典籍卽遷兵曹佐郎五月拜  
司諫院正言正色立朝百僚聳歎旋遞授禮  
曹佐郎數月棄歸丁亥秋又還正言公以母

夫人年益高無意遠宦母夫人嘗從參判公  
通判全州語公曰全州有汝父遺蹟汝若繼  
判是州吾欲隨汝一往時趙龍洲綱判銓曹  
聞之卽調公全州 命下儕友咸惜其出謂  
不當去朝廷汲汲求外補公歎曰吾之僣勉  
久矣吾親年薄日索得一日養為人子一日  
之榮又全州先君子所曾蒞者遺愛猶存吾  
遵其迹而益勉之無忝先人之烈是猶爲行  
其志也諸公咸嗟歎爲詩若序以道其孝思  
李時楷爲全羅監司見公神采不覺灑然起

敬曰觀判官眉宇使人鄙滯自澤公衙罷必  
入侍母夫人怡愉婉順衣食之須凡可以便  
體適口者靡不曲盡其為皎一躡先迹清於  
奉已勤於撫字全幅廣民得詞訟甚繁而公  
盡心酬酢剖決無滯及歸閩境追思之為刻  
公政績于參判公遺愛碑陰傳者以為美談  
庚寅母夫人以天年終公已過始衰之年而  
猶烝烝哀慕喪祭一遵禮節壬辰服闋秋拜  
司憲府持平 孝廟卽位之四年也李時棧  
素居官不廉居喪不謹國言不已李溫為持



平發論完席將 啓為同僚所沮竄抹緊語  
繼被院駁以去及時棟拜都承旨累疏自明  
有誣引先賢語士流齊憤公時在告將舉劾  
同列畏時棟固止之且曰君已鐸弘文朝議  
方擬君校理此 啓一出進塗塞矣公笑曰  
窮通命也吾不能效韓下駒遂獨 啓曰臣  
伏見前都承旨李時棟辭疏中有曰居官不  
廉居喪不謹昔賢先正亦多被誣云者其言  
不但專指一賢所謂以不廉被誣者何賢以  
不謹被誣者何賢而所謂誣賢者何人士林

間曾所未聞者時樸獨聞於何處乎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尊賢尚德之心入孰無之而時樸至以不忿加之說忍加於先賢者是何心也雖曰被誣云而誣賢者實時樸也時樸重被臺彈回視平生宜有恚慨於顏者而不知杜門省愆適敢侮辱先賢妄自引喻爲辨明之證言行不謹得罪名教請命削去仕版上不允於是院啓駁罷公公卽還居九日禁府人來竄公碧潼渾室號咽公呵止之怡然就寢明日拜辭祠堂而行至漢

津間 上因領相劄令該司從容押去至弘  
濟院有付處之 命兩司請還收 上不許  
正言鄭斗卿疏論嶺南人見語犯先賢者則  
必憤起而攻斥之申弘望之言非黨論云兩  
司停 啓公什處平海未幾因理冤獄蒙  
赦在平海凡二十六日既還鄉里來慰公歎  
曰臣罪大矣天日下臨雷霈荐降減等而免  
絕塞之苦蒙宥而脫瘴海之毒鬼門餘生歸  
對妻孥 恩罔極也未絕之前何以報答丙  
申冬始除蔚山府使蔚素號難治公視事一

月政刑修舉令出而民信訪革海瘼延戶蘇  
息戊戌以事罷蔚產水晶公在官常治一纓  
及還解付重記歸裝只有松木硯匣制甚樸  
至今藏于家云蔚山有清德碑己亥春除豐  
基郡守前郡守三人連死于官人以豐為不  
祥公曰妖言惑眾吾不就官無以解也遂赴  
簿書之暇專以勸課人士為務秋設監試于  
豐豐為同道子昂當赴試掌試皆公故人公  
命赴京試郡人有金潤章者家貧父日拾松  
子令夜讀書艱苦甚公憐之召置衙中供給

衣食勸課甚勤其明年金登筭卽補昌樂丞  
盛具甘旨進其父父輒持詣獻公曰兒之得  
遂明府力也敢獨饗乎數年投紱而歸行橐  
無一物隨惟紅梅一盆而已自是詩酒自娛  
有優游卒歲之志 顯廟癸卯除江原道都  
事公不欲赴有以楓嶽宿債告公者強趨肅  
旣至遞授成均館司藝謝 恩卽還甲辰除  
宗簿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辛亥除承文院  
判校兼如故俱不赴癸丑正月二十二日微  
疾終于家享年七十四訃聞 朝廷致賻如

禮某月某日葬于義城縣下川黑石里巳向  
原李夫人塋下公器度寬偉見識平實居家  
以孝悌爲本接人以忠恕爲主言論持正未  
嘗曲隨常行已志自爲布衣時名譽籍甚雖  
未曾目及公者輒信其耳間以爲篤行君子  
也公卿間有欲自明者亦籍公爲說公雖爲  
親屈首舉業而未嘗以得失爲心律已清謹  
旣釋褐歛迹權貴之門許相積性行偏狹家  
道乖戾公疾其爲不與來往朝班相對未嘗  
開心敘話方壬辰 嚴譴知舊相屬唁慰許

公乘醉過作色公曰何率爾也蓋恨其不相  
議遽進彈章也公不以介意綺紈家慕聲請  
與婚者公不肯居官清苦家人嘗索醬鹽公  
命責之奴決訟得者例獻布公曰此一時守  
令所擅用者何為受之歷典三邑累決大訟  
而終不問其布焉平居惰慢之氣不設身體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怒詈捶楚不及於婢僕  
奉祀接賔單心單力每值忌日前期齋沐悲  
戚滿容朝夕展謁家廟朔望必設奠嘗避痘  
鷹洞齋舍是參判公平日養病之所也林亭

谿谷杖履所及窻牖牆壁手墨猶存公徘徊  
摩挲嗚咽淚落考妣墳塋距家六十里源源  
往省不碎寒暑嘗病歲時未得展呼筆述悲  
情見于詩教子弟必以義方諄諄開譬凡於  
居家行己爲學事君之道反覆纖悉日夜不  
倦令内外子孫常習揖讓進退之節一家子  
弟每進見不敢有懈怠容慈詳喜施與親戚  
之貧無依者絕甘分少賙卹甚勤人有死喪  
隨力救之如不及見衰經者惻然動容未嘗  
對食喫肉與鄉人處色和言溫雖閭里寒微



之人待之咸得其心聞人有寸長片善必稱  
道以獎其志人樂親附所居龜尾村巒麓周  
遭洞壑深邃前有池沼嘉樹挺列依然輞川  
盤谷之勝宅南有小麓橫迤盤松一株蒼鬱  
可愛仍自號孤松每趁良辰令節輒召隣里  
觴詠自適居第之側有小堂扁以樂善顧子  
孫曰吾欲汝曹無為不善也容姿炯秀襟韻  
灑脫鶴沙金公贈序謂之百丈山頭一玉千  
頃波面一月真箇玉皇香案吏者真傳神也  
嘗遊旅軒張先生之門先生稱之曰申某眉

間常有春風和氣觀其言貌舉止可謂克世  
其家者也世之知公者無不以公輔期之及  
其論時謀為異已者所擠不復厠跡於清班  
以卒入莫不為公嗟惜而非公之恨也公娶  
永川李氏參判民奩之女觀察使光俊之孫  
有淑德懿行先公二年而卒有一男八女男  
漢老宣教郎以文詞世其家不幸早卒女士  
入柳重河金時任進士李朝衡士人任世準  
都爾高權休朴文約縣監朴望之為其壻側  
室子漢傑漢伯女二人宣教四男叔範叔篔

叔筵叔篋三女適李之煜生員柳聖時李華  
柳重河有繼子後康生員金時任一女適琴  
義操李朝衡四男壽民壽仁生員壽均壽春  
五女適李鳳周安龜石生員權邊鄭泰禧趙  
是明任世準三男宇樑宇楹宇柱都爾嵩三  
男萬春萬頁萬秋權休一男又經三女適金  
壽萬李良佐生員趙汝益朴文約四男潭瀟  
澣瀣四女適權斗運李德祚成世球金元燁  
朴望之三男世元世亨世貞漢傑五男叔篋  
武科叔箬叔笙叔簡叔篋女朴昌彬漢伯三

男叔管叔篁叔篔女柳後增武科內外曾玄  
至八百餘人公嘗言世俗為親丐人文字以  
張皇召後世之譏議我死只記世系官次以  
表墓道無求於人可也公之子孫不敢違既  
依戒樹碣公曾孫上舍震龜氏又懼公言行  
之終不表見於世也乃就公日記及家藏遺  
事草成行錄一編及公遺集若干卷使光庭  
有所撰次而為之狀顧光庭生也後於公平  
生實無一二見得者而且樸駭無文何敢縣  
揣妄論以犯公遺戒而自託於傳信之地哉

第今距公棄世六十餘年之間其遺風餘韻  
士大夫猶志之不衰論嶺中先輩之可爲後  
世師範者公名必在其間則至行懿蹟沒而  
不出不但爲公後孫之遺恨而已上舍君之  
狀事核而辭不盡又若信而可徵者旣辭之  
不得則迺就其中而稍隱括裁定以慰慈孫  
辱達之意而已若以是求秉筆者之有所採  
擇焉則誠有所不敢者世之君子庶或垂恕  
於斯焉

上之十四年四月辛卯通仕郎 惠陵奉事李

光庭謹狀

墓誌銘 并序

公諱弘瑩字望久號孤松同副承旨 贈吏

曹參判梧峯申公之子參判公嘗為禮安守

因歲饑活數千人得異夢生公幼而神采炯

潔才氣豪邁見者稱其遠器受庭訓甚謹力

學為文淳澹有餘丁卯中進士戊寅薦除

康陵參奉不赴己卯擢別科初補大學官李

相公聖求惜其才薦翰院見尼於當路甲申

始除承政院注書應對通敏筆翰優贍 仁

廟奇之及田還 賜臘藥及扇遺老母蓋異  
數也丙戌陞典籍卽遷兵郎纔數月擢拜司  
諫院正言俄遞授禮郎丁亥又拜正言爲親  
養出判完山府卽參判公桐鄉也奉板輿  
至任榮養備盡爲政一循先蹟境內大治及  
歸府民刻銘于先碑之陰以頌德壬辰拜司  
憲府持平有李時標素不廉於官不謹於喪  
人言喧藉持平李溫發 啓旋被院駁以去  
及時標爲都承旨陳疏自明且引先賢爲證  
聞者憤惋公將舉劾同列畏時標勢回止之

且曰君朝夕且瀛選言此必塞公笑而不聽  
遂獨啓曰時襟疏有日不廉不謹昔賢亦  
多被誣所謂被誣者何賢誣賢者亦何人時  
襟重被臺彈不杜門省愆敢妄自引喻侮辱  
先賢請削版上不允於是諫院駁罷如李  
溫公卽出城而還未幾竄碧潼家人皆號泣  
公不少動怡然就寢翌曉辭家廟行比至弘  
濟院特命付處兩司請遠收上不許公  
改路赴平海配所未七月赦還丙申除蔚山  
府律己清簡革祛弊瘼民立碑寫去思己亥



除豐基守先是邑宰三人連歿官皆曰不祥  
公言吾不就官無以解妖言遂赴任郡僻無  
事以訓士興學為務畱數歲棄歸行橐蕭然  
惟紅梅一盆癸卯授關東幕改授司藝謝

恩而還後除宗簿正判校等職俱不赴生庚  
子歿癸丑享年七十四計間 朝廷致賻如

禮某月日葬于義城縣下川黑石里已向之  
原公天性篤孝歲甲子參判公捐館公哀毀  
踰制三年不飲酒漿登科以不及於先公在  
時賀者至輒出涕及遭先夫人喪年既衰猶

執喪不懈數省墓不避寒暑朝夕謁家廟忌  
日齋沐悲慼終身如一日平居無惰慢氣無  
疾言遠色教子孫必以禮法待親戚鄉鄰皆  
曲有恩意而尤恤孤貧廢善行噫公之文學  
足以揚明廷宏器願德足以贊鴻猷敦薄俗  
而畢竟爲權貴所擠沈淪於冗散鄰邑而止  
宅畔有孤松蒼鬱公嘗取以爲號榜其堂曰  
樂善此可見其平生也申氏系出鵝洲有諱  
允濡仕高麗版圖判書諱祐有孝行 旌閭  
官至按廉使曾祖諱應奎 贈工曹參判祖

諱夢得 贈左承旨考卽梧峯公諱之梯妣  
貞夫人咸安趙氏 贈判書址之女公娶永  
川李氏父參判民寔祖觀察使光俊淑人生  
於簪纓家淑德懿行有古女士風先公二歲  
而歿葬于同塋子男一人宣教郎漢老女八  
人柳重河金時任進士李朝衡任世準都爾  
高權休朴文約縣監朴望之其壻也側室子  
漢傑漢伯宣教有四男叔範叔簋叔筵叔荒  
三女適生員李之煜柳聖時李華內外曾玄  
至八百餘人多不能盡錄公之曾孫上舍震

龜以李奉事光庭狀請誌墓相一累辭不獲  
謹按狀而撥其大者序以銘之銘曰

克存且廉梧峯之嗣雖躋不渝孤松之翠旣  
豐其有胡齋其位維身退野維言扶紀曾玄  
百千寔天億賜崇立有藏毋敢傷毀

己未七月 日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  
權相一謹撰

孤松集附錄上

孤松集附錄下

送完山半刺赴任所

并序

金應祖鶴沙

嘗誦西厓柳先生無親無君非孝非忠之句  
以爲事親而後可以事君盡孝而後可以盡  
忠君親固一體也忠君固一事也今天曹長  
趙公秉銓衡纒數月初以金君貫之倅順天  
中以趙君士靜伯嶺南終以申君望久爲完  
山判官入皆以爲失攷金趙兩君事得失未  
暇論余愛望久容資灑灑襟韻飄飄所謂百  
丈山頭一玉也千頃波面一月也真箇玉皇

香案吏豈宜厄之於米鹽升斗之間歟願  
暨久今年四十八歲大夫人今年八十五歲噫  
望久事君事親之日果孰長而孰短哉趙  
相今旣令望久孝於親矣他日豈不能令望  
久忠於君哉由此言之銓曹今日注擬雖  
謂之得焉可也而況兗山是望久先世桐鄉  
也戲彩之暇對舊民理舊政其夙興夜寐思  
所以無忝者可知是亦所以忠於君豈獨  
孝於親而已哉若余不天誰爲孝不才無以  
忠只君親一念炳然如丹於望久之行不

覺感淚自迸乃序而詩之

舉舉南州第一人安陽奉檄為偏親板輿再  
駕膺新慶稚子重來莅舊民堂下彩衣光綉  
旭臘前花柳暖回春感君此去 恩榮溢孤  
露餘生只愴神

送申正言之任全州判官序 黃屎漫浪

繫湖以南故我右壤而惟全為府實大都會  
斯 朝廷難其尹若貳焉迺今 聖上敦錫  
類之攸而有司斤斤體行前數月亞卿朴公  
為其夫人之養而以尹往而給諫申君又

乞養得貳凡薦紳士知朴公者謂公推其爲  
親者而及貳卽其貳之所以養者不以貳而  
有異也知申君者謂君推其爲親者而及民  
卽其民且有所觀感而興于懷也申君將行  
其友昌原黃床問日子之養也將以甘旨歟  
以被服之美歟抑以鐘鼓絲竹之盛歟夫全  
固有珍錯焉有繭絲焉有管絃之伎焉然此  
謠俗所好已耳皆不足以悅親而當孝子之  
心者吾將薦崑崙之桃羞丹山之鳳織扶桑  
之繭使帝女爲服奏勻天之曲間以霓裳羽



衣畀子養焉可乎雖然吾恐夫人之樂不  
在斯也不佞竊聞夫人有女士風其訓子  
也自在外傳能屈首受業而曰期而如先君  
及其籍登博士奮然以經術鳴而曰期而如  
先君及其策名 王庭服官就列而曰期而  
如先君矧今出而從政而先大夫嘗莅是任  
則其期乎君者尤當惓惓也抑又聞先大夫  
爲政於全距今幾五十年所亡論清名勒石  
卽有長老之口碑存匪獨外政爲茂尚誦其  
內相之懿全民之望于子亦豈淺淺哉嗟乎

入以所處殊務而為母之道隨而異焉農春  
舍于郊秋荷擔而入以園舍為務者也賈子  
逐利萬里之外賈巴蜀則以錦歸賈荆楊則  
以金歸以篋筥為務者也儒者積學而起家  
被躬以許主困倉倒不為羞篋筥空不為訕  
以修身為務者也故農媪喜穀賈媪喜貨儒  
媪喜修大夫人家世業儒其喜之在此而不  
在彼固爾且也世以糴糴謂孝鍾鼎謂榮此  
又不佞非所望于子也今子奉大夫入以往  
踐先大夫之位事尹而無違諸禮拊民而克

盡其誠一如先大夫之爲者而于光有烈則  
大夫人之志有不樂者歟樂矣有不安者歟  
安矣旣樂且安斯謂志養令民猶古民也其  
必謳謠如先大夫時而且曰我公有子我有  
二天夫全民不下數萬戶戶又不下二三男  
婦以累萬人而祝大夫人壽用一人祝而添  
一齡之籌余竊必之卽以百計不啻也不佞  
床瞻望南極頂禮老星

送申望久通判完山序

申悅道懶齋

士君子立揚斯世惟忠與孝而已匪存無以

事親匪忠無以事君孝者忠之本而忠者孝  
之推也余之同宗友申君望久才華聞望迥  
出流輩是宜翱翔臺閣黼黻 玉猷而顧大  
碩人年齡逾八望九真所謂事君日長事親  
日短望久愛日之誠至此而曷有窮已哉望  
久惟汲汲於便養不憚屈首於幕佐出爲完  
山半刺凡我同人莫不爲望久嗟惜而望久  
獨欣欣然有喜色余於是知望久孝誠之天  
出而果非凡人之所可及也且完山乃完大  
夫之桐鄉而深仁厚澤浹於完民逾久而不

能忘焉今望久之往也入而事大碩人養志  
養體盡其權愉之道出而臨乎民嚴明仁恕  
一遵先大夫之餘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  
吾孝以勸人之孝將見完之一境咸囿於孝  
理之化可以趾美於先大夫而完民亦將曰  
先大夫有子豈不休哉豈不休哉他日還  
朝移孝爲忠而忠孝兩盡則益有光於先大  
夫大碩人矣望及勉之哉勉之哉噫孤露餘  
生永懷風樹之痛欲爲孝誰爲孝今日職分  
在於盡忠而衰邁日甚齒髮遽如許矣安得

如望久之兩盡忠孝報 君親罔極之鴻恩  
也邪祖筵解攜不覺感淚之自零遂書之以  
為送別序

送申望久通判完山

并序

李元圭 锄谷

今之仕者例以外內作輕重以為一時之榮  
悴焉吾見之矣吾友申望久曾以正言遷禮  
部未幾 朝廷且復引入浸浸然用之適全  
州判官缺望久喟然曰吾之僂勉亦久矣吾  
有老親在堂得一日養是為榮吾肯以彼易  
此哉遂懇求外如其願 朝廷惜其去而不

能得將行余執手而言曰噫吾所云非世所謂者今之判官卽古之通判今爲邑大而爲豐沛鄉諸郡縣莫與等焉有監司焉有府尹焉判官眈然處其中貳於尹以佐之其事之虔若卑者之承尊貴晨輒具冠帶問起居退而省朝夕膳食已出日以爲常少有毫髮慢卽訶責至至使人有不能堪者吾恐予之不能是也望父曰然然吾聞之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又曰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然則今吾之行豈獨爲榮養而已將以

行吾道也況邑是先君子所嘗履者至于今  
遺愛在民民思之若父母焉苟吾之凡遵其  
成法無忝先人蹟是其道之行也彼世所謂  
者固不足道又何有於子斯云余曰子之言  
善吾不如也子其行矣係以詩以贖之

豐沛山河第一州送君今日意悠悠承恩  
卽見全忠孝惜別休言各去留地勢坵分湖  
北口天形低壓海南頭春來千樹桃花發倚  
記玄都舊客不

祭文

柳元之 拙齋



惟公奎壁挺輝金玉其相文雅夙成令聞幼  
章飲人以和德容溫溫望表知裏可見所存  
名科奄俊翰墨蜚英牛刀製錦伏蒲分涇位  
不滿器施者不延不容何病道亦無愆十年  
居貞修養之真簞瓢有味花柳契神鄉隣追  
軌士類增式世道是賴元氣攸託謂當神勞  
永受胡福云胡不慙而有今日余以空疎荷  
公不棄奉而周旋積有年紀敬信互用情意  
相於夫豈或間揆分莫如零落具盡昔人所  
悲矧伊垂死歎極吾衰聞公之葬義當匍匐

危喘如綫欲行不得緘辭代酌詎盡心曲公  
如有知庶賜歆格

又

李之煜

嗚呼世之有才德聞望之士終不能闊一步  
超一階而壽亦不得者何限公以金玉之質  
卓犖之器手攀蓮桂足躡雲衢歷清要按州  
縣且壽踰稀齡而有子若孫衍宇克堂其視  
世之有才而無祿者宜若無歎然而公之歎  
也小子所以深痛而涕無從者非獨為私而  
已痛斯世之不復見如公者也嗟夫公之生

非偶然也先令公梧峯先生蘊百行之源爲  
一代之宗積善累仁感應於天夢覲神人告  
以吉祥則公之生非偶然也的矣公天資粹  
美氣宇清高早業文章博通羣書抽思下筆  
不屑爲尋常科臼之文燦爛錦繡之華炳烺  
龍虎之章自可以輝映一時聳動百代而公  
以爲吾人大業不在於此恭承庭訓用力罔  
愆孝敬以爲本忠信以爲主持心也公兩明  
律已也清而直在朝廷則危言讜論不避權  
奸在郡邑則仁政惠澤浹洽民庶此公之素

所蓄積而不容強勉者也。以公之才之德，可  
以贊績於巖廊，垂名於竹帛，而時之不遇，竟  
不大用，至使補袞之手，支厦之材，不得久於  
朝。而于家有才而不得展，有德而無所施，則  
茲豈非世道之不幸也哉！嗚呼！哀哉！小子之  
執贄而贅高門者，于今十有四年矣。肆肆穉  
盎，盎之貌，溫溫談笑之音，灑灑如水，而之月，噦  
噦若丹丘之鳳，以小子觀之，宜其為振東方  
所未有之賢豪也。聽其言，觀其行，未嘗不心  
悅而誠服矣。至愚極魯，未能體一言，遵一行。

瑣瑣碌碌不足與有為而以惻惻仁愛之心  
浩浩包容之量不以我無似而棄之諄諄善  
諭有若親父兄之詔子弟至於居家之法處  
己之道為學之要事君之節無一或秘而盡  
與之開誨其所以感發愚蒙慷慨興起者為  
如何哉由是小子益感激殞涕每欲長侍杖  
履奉承清誨而直緣所居闊遠未得鼎鼎來  
拜怠慢不虔負罪實多然而每念氣體之康  
寧意謂壽考之無彊而小子之薰染盛德亦  
可以無窮期矣豈料蒼蒼之難恃漠漠之無

信致令小子竟抱無涯之慟邪已矣已矣灑  
落風月之襟懷英發動人之言論將不得復  
見於斯世矣嗚呼卽遠有期迫在明日小子  
後生于何考德情溢辭縮淚隨盃傾伏惟尊  
靈庶鑑微誠嗚呼哀哉

輓詞

柳元之

飲德常如醉論交更得師姻連情自切志合  
道無緇鄭重生前好虛涼夢裏思哀辭說不  
盡只有淚雙垂

又

金啓光

高人淪喪路人悲況我孤生失所依無復更  
瞻鸞鳳狀不堪重廢蓼莪詩家傳孝友芳聲  
遠文出宗師大手揮始若有爲終歛迹茫茫  
天意果難知

又

羅以俊

不恥於衰世吾猶識紫芝同收畝畝迹各歎  
漳濱羸海內斯人歿乾坤此道危平生信宿  
意重誦蔡邕碑

又

南天漢

風流文彩最南州黃甲香名更出儔柏府薇

垣清望重湖城嶺邑息聲雷世間榮利還多  
事老境優游有某丘鄉園衣冠零落盡又題  
公輓淚盈眸

又

柳世哲

雄詞華望早蜚英梧老家庭見典刑原德正  
同鸞鵠峙清姿賸似玉金貞稜遲晚歲寧論  
命歸仰平生幸襲馨從此儒林長寂寞龜山  
煙月摠傷情

又

柳世翊

名家模範見箕弓文彩風流繼有公鵠質固



應非浴白蘭馨元自襲人濃明時雅望簪紳  
早晚歲間居木石同節德幾曾蒙眷誨追陪  
此日更無從

又

金燧

明辰早擢諫議臣鵠立風聲孰敢倫直節可  
能挽世道危言終使誤公身棲遲嶺邑年先  
老投笏丘園志莫作時事邇來堪痛哭羨君  
今作地中人

又

李玄逸 葛庵

東南人物眇然時將曉稀星又見移大令已

聞於祖厚家君每語卽公推樞衣猥荷溫言  
辱灑掃常嗟供役遲賤迹窮山會愁疾不堪  
辜肩送靈輜

又

李惟樟 孤山

少以才鳴晚福全早辭軒冕臥林泉隨車甘  
澤乘鳧日及雷危言躍馬年日畝養間神自  
主君民入念淚長懸廟堂知已應銘述懿德  
行看國史傳

又

李惟楹

夫子南州雅望持江東安石漢當時上之今

在名卿列窮也堪為後學師梅福敢言身不  
顧公孫無事酒常隨死生順適入何憾獨為

從前分誼悲

祭文輓詞多遺失  
只此若干篇入錄

樂善堂銘

并序

昔孤松先生鵝洲申公作燕遊之堂于居笏  
之側扁之以樂善因有小絕四詩以詠歌其  
志及先生之孫國模氏幹之改構其笏因堂  
之舊制而稍輪奐之以為歌哭聚國族之所  
而其號仍舊焉嗚呼人之所可樂者亦多矣  
孰有如為善者乎自可欲而推之以至於仰

不愧俯不作則其爲樂何如哉先生旣以是善爲之樂則未嘗不欲推其所有與斯人同之也及世不我以柄鑿不合則卷而懷之甘自託於東平王馬少游之爲故其發於聲詩者幽閒冲澹優游自得與曾點詠歸之興司馬獨樂之意千古一轍豈世之欣欣於名利汲汲於富貴以浮榮外物爲樂者所可與議哉先生以是裕諸己而垂之後國模氏又繼其志而述其事雖易其堂而新之猶揭以舊扁爲盤孟几杖之警則其遵奉先志適追前

烈之美可見矣惟樟嘗獲幸於先生之門服其高義有素而景貽謀之及於後昆也於是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我有我善匪自外得修之於身百行具足體之於心萬理斯備善旣在我其樂自至千駟萬鍾莫我能易簞瓢陋巷隨遇自適年豐國泰宿願所繫白雲青嶂心豈忘世用舍行藏時適然矣懿歟先生惟義之視凡厥後昆顧謏華扁式穀似之居之無倦

昭陽作噩陽月之朔後學宣城李惟樟謹題

文集後識

嗚呼此吾曾王考孤松府君遺集也府君蓋嘗有過庭之聞遺風餘韻迄于今傳說不衰文華特其第二件事耳平生所著述多散逸傳於家者塵若而篇故徵士李孤山先生嘗服府君之志行謂府君遺墨不可泯劫既抄選其可傳者又欲置一言于卷空文未及就先生遽易簣仍藏諸巾衍殆至四十餘年今吾兄弟年迫桑榆竊恐世祿漸遠遂至湮沒與堂弟輩殫力殫謀所以壽其傳丁巳春

堂弟夏龜問序于玉川趙公德鄰適會公遣  
彈待命不敢為人出一語其年夏竟卒于  
耽羅嚴程噫先輩已盡之矣今之世獨訥隱  
李光庭天祥甫執牛耳於騷壇己未春余遂  
奉遺集就見于山齋對榻討論整理其訛謬  
既歸使族姪致雲繕寫將繡于梓於是親戚  
之爲府君外裔者亦皆樂聞而相其役閱數  
月告訖嗚呼府君少日以賦策鳴遺集亦多  
而事鉅力綿未並付剞劂氏是可慨也然崑  
山斤玉夫豈待多而方爲寶哉是歲陽月既

聖會孫生員震龜謹識

孤松集附錄下終